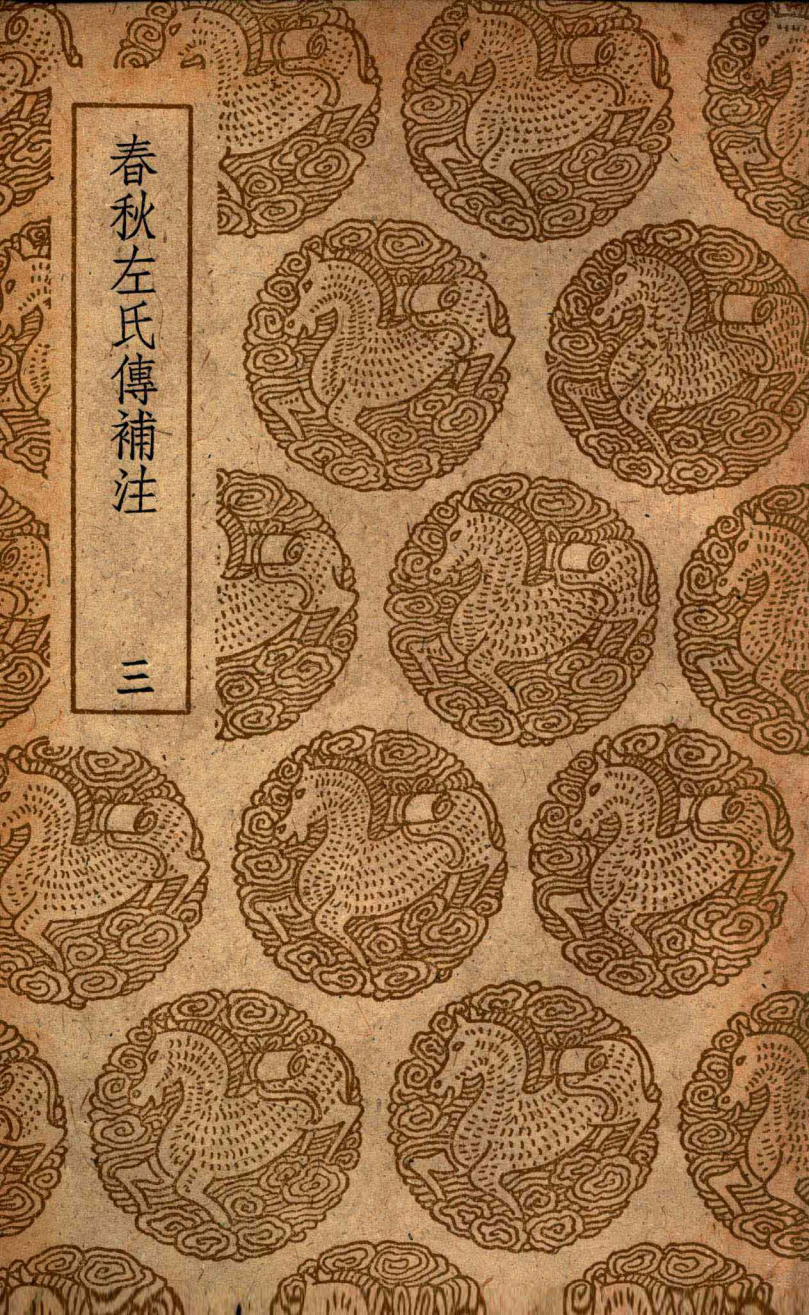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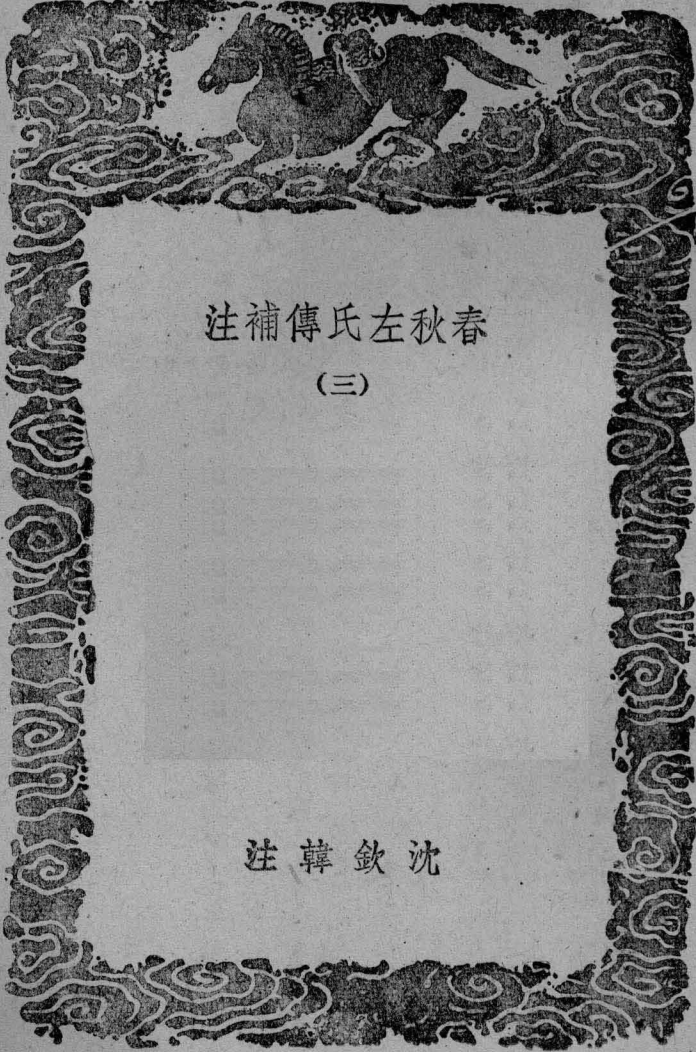
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三





注補傳氏左秋春

(三)

注韓欽沈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三 冊

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沈 欽 韓 注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

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

昭公

年【經】楚公子比出奔晉。書名者內無從行外無強援如匹夫奔亡也賤之非罪之

【傳】其敢愛豐氏之祧。豐氏但得有禰廟。襄公冠於成公之廟。而云以先君之祧處之。然則祧是廟之通稱不必爲遠祖廟也。

設服離衛。服云二人執戈在前。在國居君離宮。陳衛在門。按服以在國時事。解所會之處。固未當。杜預以離爲陳亦非也。易象離麗也。曲禮離坐離立。鄭注離兩也。公羊桓二年傳注。二國會曰離。亦以離爲兩。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。故曰離衛喪大記。君卽位于阼。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。二人立於後。是人君之儀也。

蒲宮有前不亦可乎。服云蒲宮楚君離宮。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。出有前戈不亦可乎。按子家所言。乃其在國時事。杜預乃云緝蒲爲殿屋。野人之詞。梁其蹊。惠云廣韻。梁其蹊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。

子皮戒趙孟禮終。按此聘禮。大夫饗賓之事。又公食大夫禮。大夫相食親戒速。鄭云速召也。先就告之。歸具既具。復自召之。杜預謂受所戒禮畢者。謂上上介出請入告拜辱禮辭許之事。

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。幕下東房也。公食大夫禮。上大夫八豆。八簋。六劔。九俎。庶羞之豆二十。饗禮已亡。五獻之籩豆則不可考。據有司徹。主人初獻尸。主婦薦韭菹醢。又薦昌菹醢。又進饗。蕡白黑之籩。則四豆四籩也。主婦獻尸。又設糗與暇脩。連上爲六籩也。主人酬尸後。宰夫羞房中之羞。司士羞庶羞於尸。注云。房中之羞。其籩則糗餌粉飧。其豆則醢食糝食。庶羞。羊臠豕臠。皆有載醢。疏云醢。衍字。連上爲八籩十豆也。彼所載豆籩不具者。以饋尸三獻。又無牛也。內則說膳之事云。脚臠臠醢。牛炙醢。牛臠醢。牛膾。羊炙。羊臠。豕炙醢。豕臠。芥醬。魚膾。雉。兔。鶉。鶉。鄭注。此上大夫之禮。庶羞二十豆也。其籩列。僅籩人所載之數矣。禮終乃宴。脫履就席坐。則曰燕。凡饗食。皆有燕。鄉飲酒禮。主人曰。請坐于賓。鄭云。請坐者。將以賓燕也。吾與子弁冕端委。服云。禮衣端正無殺。故曰端。文德之衣。褒尙長。故曰委。按弁冕祭服。端委朝服也。玄衣素裳。天子之燕服。爲諸侯之朝服。亦得通稱玄端。玉藻疏云。若以素爲裳。則是朝服。此朝服素裳。皆得謂之玄端。故論語云。端章甫。注云。端玄端。諸侯朝服。若上士以玄爲裳。中士以黃爲裳。下士以雜色爲裳。前玄後黃。天子諸侯以朱爲裳。則皆謂之玄端。不得名爲朝服也。

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。趙策。色老而衰。智老而多。射義。旄期稱道不亂。以老人閱歷多知。又將不免昏亂也。

女自房觀之。昏禮。女立於房中。南面。

及衝。張有復古篇。衝。通道也。从行。童聲。別作衝。非。一曰衝。簷靈間也。廣雅。甄。甄也。按衝卽甄也。

弗去懼選。按呂覽少選之語屢見。高誘注少選少間也。又須臾也。任數篇云。選間食熟。高誘曰。選間須臾也。又處方篇。選間猶選頃也。然此懼選者言可懼在目前耳。杜預言選數亦一義。云數其罪而加戮則非也。釋詁算也。數選與算通用。盤庚云。世選爾勞。釋文。選卽算也。後漢書注引詩云。威儀棣棣不可算也。論語。斗筭之徒何足算也。車千秋傳贊引爲何足選也。其母言鍼弗去數當及矣。猶云貫滿也。

十里舍車。服云。十里置幣車一乘。千里百乘。以次相授。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。按百乘之車布於千里。每車止行十里。一往一反爲二十里。今終事八反。知百六十里。每車所行之數也。元史。董搏霄。百里一

孔疏自不會意。云一百六十里。計一萬六千里。何其愚也。

趙孟曰。天乎。據疏文有君或早夭語。則此天字似當作天。錢大昕云。與上亡乎相對。諸本傳說已久。

崇卒也。釋詁崇充也。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訓充。此言以卒充行伍。杜訓爲聚非。

以什共車。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。一車當步卒八十八人。八十八人當一車。險戰之法。一車當步卒四十人。

四十人當一車。今此至阨之地。則十人當一車之用也。尋常之法。每乘有七十二人步卒。若以邱甲之法。又滿百人。未必以一乘之卒爲列。故此云以什者。別爲行伍也。

困諸阨又克。按舒言乘于阨而搏之。又取勝之道。趙奢曰。道遠險狹。猶兩鼠鬪于穴中。將勇者勝。杜預復說用車之事。非也。

爲五陳以相離。離麗也。疏謂布置使相還者非。李筌太白陰經曰。陽隊起一至九。陰隊起九至一。隊有

五十八五人火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。卒間容卒相去二步。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步。前後十隊其前後相去亦如之。黃帝曰：車間容車，隊間容隊，曲間容曲是也。

偏爲前拒。前爲偃月陳。

遷實沈于大夏。服虔云：大夏在汾澮之間。日知錄：晉之始見春秋，其都在翼，此距晉陽七百餘里，遠不相及。史記屢言鑿龍門通大夏，所謂大夏者，正今晉絳吉隰之地，當以服氏之說爲信。

而封大叔焉。紀年：成王十年，命唐叔虞爲侯。

湫底以露其體。服云：湫，著也。底，止也。按湫讀若擊，釋詁：擊，斂也。方言：露，敗也。戴震方言疏證：杜預云：露，羸也。易：羸其瓶，注：羸，敗也。義相同。

美先盡矣，則相生疾。劉炫曰：人之本心，自然有愛，愛之所及，先及近親，同姓親之近者，其愛之美必深。若使又爲夫妻，則相愛之美尤極。極則美先盡矣。美盡必有惡生，故生疾。按同姓爲匹耦，而以生殖，則盡擅其美，必致生疾，所謂一姓不再興也。

不知其姓，則卜之。卜而得吉，明非同姓矣。

實有四姬焉。衛侯衍納女，是其一也。

頰手淫聲，淫淫心耳。管子五輔篇：淫聲諂耳，淫觀諂目，耳目之所好，諂心惰字。古只作諂。韋昭周語注：惰，慢也。劉炫云：五聲一周，聲下而息，前聲罷退，以待後聲，非作樂息也。樂曲成乃息，五聲皆降，則聲一成。

曲既未成。當更從上始。不以後聲來接前聲。而容手妄彈擊。是爲煩手。此手所擊。非復正聲。是爲淫聲。惠云。荀卿子曰。詩者。中聲之所止也。楊倞曰。詩。謂樂章。所以節聲音。至乎中而止。不使流行也。按蔡元定律呂新書。六十調篇。古人變宮變徵。不爲調。五降之後。不容彈者。以二變聲之不可爲調也。蓋正聲既中。而不知止。則轉爲子聲。子聲多于正聲。是爲淫聲。

陰淫寒疾。素問。陰陽應象大論。陰勝則陽病。陰勝則寒。寒傷形。形傷腫。陰勝則身寒。汗出。身常清。數慄而寒。寒則厥。厥則腹滿死。能夏不能冬。

陽淫熱疾。陰陽應象論。陽勝則陰病。陽勝則熱。熱傷氣。氣傷痛。陽勝則身熱。腠理閉。喘粗。爲之俛仰。汗不出而熱。齒乾以煩。寃。腹滿死。能冬不能夏。

風淫末疾。賈云。末疾。瘡首疾也。謂風眩也。惠云。易卦初爲本。上爲末。周書武順解。元首曰末。陰陽應象論。風勝則動。

雨淫腹疾。陰陽應象論。濕勝則濡泄。六元正紀大論。甚則水閉附腫。

女陽物而晦時。離爲火。又巽離兌。三卦皆二陽一陰。素問。生氣通天論。陽強不能密。陰氣乃絕。

主不能禦。吾是以云也。周官。食飲藥物之事。嬪御奄豎之人。皆掌于冢宰。君以不節致疾。則宰輔之咎。皿蟲爲蠱。凡造蠱者。皆置蟲于器中。故皿蟲相須。隋書地理志。揚州論。豫章以南數郡。往往畜蠱。其法以五月五日。聚百種蟲。大者至蛇。小者至蠶。合置器中。令自相啖。餘一種存者留之。蛇則曰蛇蠱。蠶則曰

蝨。蝨行以殺人。

穀之飛亦爲蝨。

蝨。蝨害民。

論衡商蟲篇。穀蟲曰蝨。蝨若蛾矣。粟米饑熱生蝨。任昉述異記。晉末。荊州久雨。粟化爲

蝨。十一月己酉。顧棟高云。長歷是年閏十二月。今移閏于十月。則己酉乃十一月之五日。十一月乙巳朔。

將會孟子餘。趙世家云。夙生共。共生孟。孟生衰。惠云。按文當云。夙生共孟。共孟生衰。孟子餘者。謂共孟

及衰也。服以孟爲趙盾。子餘爲衰。

甲辰朔。烝于溫。按上云。十二月者。夏正之十月也。此甲辰朔。夏正之十一月。王制疏引服虔曰。祭人君

用孟月。人臣用仲月。顧棟高曰。服以甲辰朔。爲夏正十一月。此最有理。傳曰。閉蟄而烝。杜注謂建亥之月。

蓋晉烝以孟冬。而趙孟以仲冬烝於家廟。禮也。按顧氏猶未見王制疏服義。晉之十一月。于周爲正月。傳以烝本冬祭。不

可繫之來年。而甲辰實正月朔。故特變其文。先言十二月。晉烝。而後言甲辰朔。明是兩月事。後人循其讀

而自知之。如杜孔之說。直云。十二月甲辰朔。趙孟烝于溫可矣。何必先言晉既烝乎。且甲辰之前。于晉爲

秋九月。不得行烝祭。歷考傳文。如晉侯殺世子申生。里克弑其君卓子。及不鄭胥童之殺。經皆在春。傳皆

在前年之冬。明是晉用夏正。非由月誤。今推朔閏十二月。是甲戌朔。按周雖建子。至如祭祀蒐狩之禮。皆用夏正。乾鑿度云。三王之郊。一用夏正。本天子諸侯皆然。非獨晉也。如大司馬職。中冬教大閱。若以九

月爲仲冬。不亦僨乎。顧氏辨此爲仲冬者。是云晉用夏正。非也。

月爲仲冬。不亦僨乎。顧氏辨此爲仲冬者。是云晉用夏正。非也。

年【經】鄭殺其大夫公孫黑。杜預云：遂以爲卿，故書之。按傳言：子皙欲去游氏而代其位，是見在非卿之證。子產之不討，懼其宗強，欲令積惡自斃，豈肯復以爲卿？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，遂不顯傳文，以誣子產也。

【傳】言子譽之。服云：譽游也。宣子游其樹下，夏諺曰：一游一譽，爲諸侯度。惠云：今孟子作豫。趙岐章句曰：豫，亦游也。春秋傳曰：季氏有嘉樹，宣子豫焉。知此傳譽字本作豫，故服、趙互引爲證。欵按呂覽孝行篇：天下譽，注：譽，樂也。與豫樂義同。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：引孫子兵法曰：人効死而上能用之，雖優游暇譽，令猶行也。譽，猶豫。古字通，則此譽字本不必作豫也。

謂之少齊。服云：所以寵異，不與齊衆女子等言。齊國如此好女甚少，按長少是其行，猶諸長衛姬少衛姬耳。晉平公漁于色，齊女在晉宮，不始少姜，不以姓而係諸國名，此所以寵之。

欲去游氏而代其位。鄭六卿公孫段已替伯有，子皙無由得缺，故欲去游氏而代其卿位也。杜預于經注：已言子皙爲卿，不解代其位，作僞者亦心勞也。

加木焉。周禮掌囚職及刑殺士加明梏。注：卿士加明梏者，謂書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著之也。囚時雖有無梏者，至于刑殺皆設之。

年【經】北燕伯款出奔齊。胡安國曰：大夫國君之陪貳，人主不尊陪貳，而與賤臣圖柄，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，不成則失國而出奔，此有國之大戒也。春秋凡見逐于臣者，皆以自奔爲文，正其本之意也。而

垂戒遠矣。按此說最允當。若如杜預說。則春秋之經。專罪君而宥臣也。左氏別起一義。正開胡氏之說。豈儒不之察耳。惠云。此與衛侯行出奔齊一例。杜注謬。

【傳】若而人。若而人。猶言若干人。杜預注謬。

豆區釜鐘。杜預云。四豆爲區。四區爲釜。按管子輕重。丁齊西之粟。釜百錢。則區二十也。齊東之粟。釜十泉。則區二錢也。注斗二升八合曰區。五區爲釜。以管子文計之。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。區卽區字。杜預非。

四升爲豆。顧云。毛晃曰。豆當音斗。後人誤作俎。豆之豆用之。考工記。一獻而三酬。則一豆矣。豆古斗字。惠云。按此傳云。四升爲豆。考工梓人云。爵一升。觚三升。獻以爵。而酬以觚。一獻而三酬。則一豆矣。一獻三酬。則十升。不得從四升之豆。故注云。豆當爲斗。又陶人注云。豆實三而成殼。則殼受斗二升。三豆爲斗二升。明豆不得爲斗矣。旗人云。豆實三而成殼。先鄭云。殼讀爲斛。殼受三斗。聘禮記有斛。按聘禮記云。十斗曰斛。安得云。殼受三斗。故後鄭不從其說。欽按籩人注云。籩豆其容實皆四升。晏子雜篇。一豆之食。則此文豆不當作斗。毛晃粗疎。宋人之通病。

陳氏三量皆登一焉。晏子外篇曰。田氏四量各加一焉。

三老凍餒。晏子雜篇。景公遊于壽宮。睹長年負薪者。而有飢色。服云。三老者。工老。商老。農老。按三老卽鄉三老。耆年有爵者也。漢書文帝紀。詔曰。三老衆民之師也。舉其貴者。則賤者可知。

或燠休之。服云。燠休痛其痛而念之。若今時小兒痛。父母以口就之。曰燠休。代其痛也。按依服解。字當爲煦。爰樂記注。氣曰煦。體曰爰。疏云。天以氣煦之地。以形爰之。今憐護小兒。張口含之。持面熨之。卽煦爰之謂。

其相胡公大姬。服云。相隨也。按抑之箋云。相助也。

道殣相望。韋昭注。道冢爲殣。說苑至公篇。齊景公出而見殣。謂晏子曰。此何爲死。晏子對曰。此餓而死。然此殣者。爲餓死之人。不可謂餓死爲殣也。

夔卻胥原。狐續慶伯。杜預云。八姓。齊召南曰。夔卻等皆氏族。非姓也。原氏卽先氏。續與狐同宗。而各爲氏。

以樂愒憂。愒慢也。湛見樂而慢遠憂。

讒鼎之銘。服云。讒鼎疾讒之鼎。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。一云讒地名。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。故曰讒鼎。

按韓非說林下。齊伐魯。索讒鼎。魯以其雁往。按呂覽審己篇。又作岑鼎。崇讒岑。聲並同。廣韻。鄒宋地名。讒乃鄒之訛。

更諸爽塏者。韓非說難二曰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。

敢煩里旅。周禮序官旅下士注。旅衆也。下士治衆事者。里旅卽里有司。管子小匡篇。五十人爲小戎。里有司帥之。

有鬻踊者。踊狀如屐材。無足者。持手以行也。

乃毀之。而爲里室。皆如其舊。里室。里宰所坐。簡民處。右塾左塾是也。周禮里宰注云。勸里宰治處。若今

街。彈之室。管子立政篇。分州以爲十里。里爲之尉。築障塞。匿一道路。博出入。審閭閻。慎筦鍵。筦藏于里尉。

置閭有司。以時開閉。何休宣十四年傳注云。八家共一巷。中里爲校室。統而論之。不必八家一巷。要自什

什伍伍。相爲一里。里端有門曰閭。有室曰塾。其官曰閭有司。周禮則曰閭。居其塾而司其啓閉。察民之出

入焉。墨子公輸篇。子墨子歸。過宋。天雨庇其闔中。守閭者不納也。金石錄。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。隸釋。酸棗令劉熊碑。愍念蒸民。勞苦不均。爲作正彈。造設門更。亦名校

室中部。殘碑所云。校官祭酒。里祭酒者也。晏子之居。不于大道。而在里巷。今徹其材。以爲里室。反其侵地

於鄰。山東通志。清節里。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北。

惟鄰是卜。初學記。廿四。楊泉物理論曰。處宅者。先定鄰焉。南史呂僧珍傳。百萬買宅。千萬買鄰。

豐氏故主韓氏。主于其家。曾子問所云私館也。

遇懿伯之忌。劉氏云。先言及郊。而後言忌。可見是入郊後方遇忌也。恐是忌日之忌。按傳明言私忌。周

禮。小史詔王之忌諱。注。先王死日爲忌。祭義。君子有終身之喪。忌日之謂也。忌日不用。注。親亡之日。不用

舉他事。如叔弓之不入者。正以入境。則郊勞授館設餐。介皆有事焉。不欲亂孝子思慕之心。故爲緩稽一

日。若用介報怨而不入。則懿伯之讐。不得將。遂廢君命而已乎。叔弓必不如是之愚也。此事檀弓所載大

同。鄭亦誤解。下文云。椒請先入受館。則敬子可以不入者。正爲遲速不過一日間耳。

糞除先人之敵廬。聘禮記。卿館于大夫。鄭云。館者必于廟。不館于敵者之廟。爲大尊也。張趯是大夫。故得館太叔。

王以田江南之夢。鄉射禮注。以猶與也。詩旄邱疏。以者自己于彼之辭。與者從彼于我之稱。
【傳】以歲之不易。言歲月不易得。以其間闕也。謂有難非。

固陰沍寒。漢書郊祀志。秋涸凍。固與涸同。集韻。涸。疑也。沍。字从欠。不从水。

將墮幣焉。服云。墮。輸也。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。傳選曰。祭用幣畢。瘞之。故云墮幣。欵按守祧職。既祭

則藏其墮。注。墮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。特性禮。祝命按祭注。按祭。祭神食也。士虞禮。古文曰。祝命佐食墮祭。士虞禮注。下祭曰墮。墮之猶言墮下也。齊魯之間。謂祭爲墮。此墮幣者。謂不將遷廟主。但以幣主命載

于齊車以行。及反藏諸廟。兩階間有神道焉。猶尸之墮祭。故云墮幣。杜預以墮幣爲布幣。此警說也。

鄭子產作邱賦。服云。子產作邱賦者。賦此一邱之田。使之出一馬三牛。復古法耳。邱賦之法。不行久矣。

子產復修古法。民以爲貪。故謗之。惠云。下引詩禮義不愆。何恤于人言。若依杜注。加賦病民。何不愆之有。服說是也。按渾罕言作法于貪。則不全如服說。蓋鄭國之法。賦者不役。役者不賦。周禮載師注云。夫稅者

百畝之稅。家稅者。出土徒車輦。給繇役。鄭計田爲稅。不待言矣。今復計邱爲賦。故國人謗之。

作法于涼。廣雅釋詁。愆。禱也。曹憲云。音良。世人作愆禱之愆。水旁京失之。世人作禪禱之禱。草下著溥

亦失之。

饗大夫以落之。杜預云。殺豬血饗鐘曰落。按饗與落事各異。雜記云。成廟則饗之。路寢成則考之。而不饗。饗屋者。交神明之道也。注云。言路寢生人所居。不饗者。不神之也。考之者。設盛食以落之爾。庚蔚之禮記謂與賓客燕會。以酒食饗落之。斯干箋。既成而饗之。歌斯干之詩以落之。然則饗鐘之後。乃設饗以落之。杜預混言也。

夫子疾病。不欲見人。素問陽明脉解篇。黃帝問曰。足陽明之脉。病惡人與火。岐伯曰。陽明厥則喘而惋。惋則惡人。難經五十一難云。病欲得人溫。而不欲見人者。病在藏也。藏者陰也。陰病欲得溫。又欲閉戶獨處。惡聞人聲。

寘饋于个而退。呂覽孟春注。个。猶隔也。按內則。大夫有閣。曾子曰。始死之奠。其餘閣也。歟。隔。个。並閣之轉聲。

年【傳】成諸臧氏。按成謂立要約也。葬鮮者自西門。列子湯問注。引此傳。謂鮮少也。漢書司馬遷傳。定計于鮮也。文穎曰。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。與杜預解同。

使亂大從。樂記注。從。順也。服云。使亂大和順之道。卒以餒死。汪琬曰。其曰行者。良為徑路。爻辭所謂于行有攸往是也。曰歸者。離為飛禽。良為止。止不得行。所謂于飛垂其翼是也。曰讒者。離火言揚。所謂有言是也。曰以餒死者。離位居二。良為兌之反。不見其口。則無以食。所謂三日不食是也。韓鈞按坤為牛。為小人。為惡。離為坤所抑。故讒人名牛。而叔孫為其所餒。

口。則無以食。所謂三日不食是也。韓鈞按坤為牛。為小人。為惡。離為坤所抑。故讒人名牛。而叔孫為其所餒。

死也。

有子家駒。荀子大略。子謂子家駒。續然大夫不如晏子。注。子家駒。魯公子慶之孫。公孫歸父之後。名駒。駒其字也。續言補續君之過。不能興功用。故不如晏子也。

朝聘有珪。享類有璋。享類並文。則享獻之享。非饗食之饗也。小行人注云。上公享王圭以馬。享后璋以皮。此所謂朝聘有珪。享類有璋也。按聘禮。聘于君用圭。享用璧。聘于夫人用璋。享用琮。此臣為君使之禮也。杜預言臣為君使執璋。不知出何經傳。疏亦知其不通。而為之護短。窘步顯然。疏舉詩奉璋。尙書太保秉璋。以證杜預之執璋。不知詩書之文。皆酌酒之璋。非圭璋特途之璋也。

知詩書之文。皆酌酒之璋。非圭璋特途之璋也。

殮有陪鼎。服云。陪牛羊豕鼎。故云陪鼎。按聘禮。宰夫朝服設殮。注云。食不備禮曰殮。此則始至之禮曰殮。對下歸饗餼。是大禮也。聘禮云。飪一牢在西。鼎九。羞鼎三。腥一牢在東。鼎七。注云。羞鼎則陪鼎也。以其實言之。則曰羞。以其陳言之。則曰陪。疏云。鼎西九。東七者。九謂正鼎九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。東七者。腥鼎。無鮮魚鮮腊。故七。知羞鼎陪鼎是一物也。此云羞鼎。下饗餼言陪鼎。故知一也。陪鼎三。則下云。腳。臠。臠是也。內則疏云。腳牛臠。臠羊臠。臠豕臠。集韻臠肉羹。按陪鼎者。所謂劔也。聶崇義三禮圖舊圖云。劔受一斗。兩耳三足。高二寸。有蓋。士以鐵為之。大夫以銅為之。諸侯飾以白金。天子飾以黃金。按九家易。只言正鼎之制如臣崇義按。劔是羹器。即劔鼎也。故周禮亨人祭祀。則供劔羹而掌客。注云。不殺則無劔鼎。又公食大夫禮。注云。劔者菜羹和之器。故疏引下記云。牛以養。羊以苦。豕以薇。是菜和羹也。然則據羹在劔。故曰劔。

羹以器言之。則曰錮鼎。據在正鼎之後。設之。則謂之陪鼎。據入庶羞言之。則謂之差鼎。其實一也。

出有贈賄。聘禮。君使卿還玉。大夫還璋。于館之後。云賄用束紡。注所以遺聘君。又云禮玉束帛乘皮。皆如還玉禮。注云禮禮聘君也。所以報享也。按上之束紡。則報其聘也。禮玉束帛乘皮。所以報其享。下記云在聘爲賄。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。卽其事也。此皆遣使者之君。總謂之賄。下賓行舍于郊。公使贈如覲幣。使下大夫贈上介。使士贈衆介。大夫親贈。如其面幣。此則主國之君大夫報使者私覲私面之禮。總謂之贈。是贈賄二事各別也。

震電馮怒。方言馮怒也。楚曰憑。廣雅釋詁。憑滿也。洪興祖楚詞補注。列子曰帝憑怒。注云憑大也。馮憑一也。

年六【傳】議事以制。不爲刑辟。漢書刑法志。李奇注曰。先議其犯事。議定。然後乃斷其罪。不爲一成之刑。著于鼎也。

聳之以刑。刑法志引作懼之以行。晉灼曰。懼古悚字。說文引作懼。云懼也。按方言聳獎欲也。戴震以欲爲譽之誤。非也。秦晉之間。相勸曰聳。心中不欲。而由旁人之勸。語亦曰聳。則此聳之以行。義亦可通。杜預不當解爲懼耳。韋昭楚語注。聳獎也。

而作湯刑。紀年。帝芬三十六年。作圓土。而作湯刑。紀年。祖甲二十四年。重作湯刑。按墨子非樂篇。湯之官刑有之曰。其恆舞于宮。是謂巫風。君